

行走者

衡岳一日

林基强

携妻子、女儿、外孙自驾到桂林旅游，途经衡阳时天色已晚，便决定暂住一宿。衡山是五岳之一，即使不能全览，也应窥其一斑。结合行程安排，我们决定次日作一日游。

翌日，晨光透过窗帘的缝隙射进房间，打开窗帘，南岳镇还浸在若有若无、青白色的晓雾里，朦胧的街道已有香客匆匆走过。

在酒店匆匆用了简餐，我们一行四人便汇入游览的人流。其时，阳光和煦。远处南岳大庙鳞次栉比的建筑泛着橘色的金光，让人心生暖意。

跨入南岳大庙的正南门，晨钟恰好响起，洪钟大吕，响彻云霄，余音袅袅，经久不绝，心中顿生肃穆之情。

南岳大庙始建于唐开元十三年(725)，历经宋、元、明、清、民国等历朝各代六次大火和十六次重修扩建。现存建筑为清光绪八年(1882)重建，是仿北京故宫的宫殿式古建筑群，素有“江南小故宫”之美称。

中轴线上的主体建筑由棂星门、奎星阁、正川门(正南门)、御碑亭、嘉应门、御书楼、正殿、寝宫和北后门等九进、四重院落组成。东边有八个道观，西边有八个佛寺，中轴线上则是儒家的建筑风格。虽然儒、释、道三教信仰不同，追求各异，但在这里他们却能共存一庙、友好相处、共同发展、同存共荣，成为中华文明中一道独特而亮丽的风景。

穿梭于重檐之下的六十八根石柱间，往日的熙攘渐渐隐去，透入鼻息的是消除俗念却又隐约着某种祈愿的香烟。

走过嘉应门，两侧宋代蟠龙柱上的龙目依然执着地望向祝融峰。香炉上，蟠螭纹间暗藏的《金刚经》经文恰与碑廊里陈抟老祖所书“福寿”刻石形成呼应。青烟缭绕间，小外孙忽然仰头惊呼：“姥姥，龙在吃太阳！”顺着他的手指望去，并没有什么“龙吃太阳”的异象。妻子由此质疑，我却觉得孩子话出有因，便蹲下身子，沿着他的视角望去，太阳果然落在东侧盘龙柱上那条虬曲着龙身、高昂着龙头的龙嘴里。其时，殿内经偈余音袅袅，殿外古柏涛声阵阵，天地间仿佛从来就没发生过外孙的惊呼和妻子的诧异。

看着熙熙攘攘的朝圣者，他们眼里无一例外地充满了相似的虔敬——那是对恒常的渴望，也是对无常的敬畏。在这个瞬间，我豁然找到了这座儒释道共存的庙宇为何能千年不寂的原因：原来，它容纳的不是神祇，而是凡人投向永恒的目光。

—

乘缆车向祝融峰进发时，云海正漫过山腰。

缆车摇荡如悬空之舟，外孙看着外边的山景连连惊呼，女儿则忙用镜头追拍流云。忽有峰峦刺破云层，恍若蓬莱仙岛浮沉于乳白色波涛之中。缆车行经海拔1300米处的黄帝岩时，崖壁上宋代朱熹所题“云海”二字时隐时现，恰应了明代旅行家徐霞客所述“衡山云海，变幻瞬息，一如天地呼吸”。

及至峰顶，山风裹挟着湘楚大地秋日里的桂花香呼啸而来，沁人心脾，令人精神为之一爽。高耸的岩壁上，“山矗天止”四个大字苍劲有力，迎面屹立，此四字为清人曾国藩督湘时手书。

驻足于观日台汉白玉栏杆前，云瀑在脚下奔涌而来，妻子指着云隙下方闪现的稻田与河渠，但见金波翻滚，阡陌纵横，动人心旌。那是大地的调色盘，是勤劳的湘楚人民奉献给时代最动人的华章。

祝融殿建于峰顶，重檐歇山，铁瓦覆顶，上摩苍天。殿内火神祝融慈目微垂，法相端严；殿前香炉烟火缭绕，信众虔敬；殿后“舍身崖”危岩高矗，壑风如吼。

我们坐在石栏边分食茶饼时，几位身着橙色道袍的修行人正面向云海习练导引术。女儿悄声读着手机里的资料：“祝融峰不仅是道教七十二福地之一，更是佛教天台宗重要道场，慧思禅师曾在此诵经伏虎……”话音未落，云海中“佛光”忽现，七彩光晕中映出我们惊诧的面容。恍惚间，历代登临者——司马迁、杜甫、谭嗣同，他们似从云层中款款走来，在此与我们隔空相会。

下山时途经狮子岩，岩壁上镌刻着宋徽宗“寿岳”二字，苔痕斑驳间犹见当年皇家祭祀的荣光。外孙拾起一片羽毛状的玄武岩，妻子说这是祝融神鸟的翎羽——在楚文化传说中，正是这衔火之神为人间带来光明。

三

当夕阳即将沉入西山时，我们拜谒了忠烈祠。

据载，忠烈祠始建于1939年，“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”期间，许多将领提到阵亡官兵多“暴尸战场”，不能掩埋。言者伤心，听者敛容。蒋介石对此异常痛心，嘱咐薛岳主修忠烈祠。其间战事激烈，修建工作时断时续，至1943年6月全部竣工时，以身殉国的民族英烈已不计其数，其中仅少将以上的高级将领就有35名之多。

走近忠烈祠，拱形三门重檐牌楼率先巍然入目，汉白玉门匾上刻着抗战名将薛岳题写的“南岳忠烈祠”五个大字。

穿门而入，广场中央的“七七”纪念塔尤为醒目，五颗石制巨型炮弹直指蓝天，中间一颗尤为巨大，象征着汉、满、蒙、回、藏等各族人民团结一心、共同抗日。碑座正前方和东西侧分别用汉白玉嵌有“七七”二字，寓全民奋起，勿忘国耻，“武力御侮”之意。背面薛岳题写的《七七纪念碑铭》气势磅礴，铭曰：“寇犯卢沟，大波轩起，捐躯为国，忠勇将士，正气浩然，彪炳青史，汉族复兴，永湔国耻。”碑刻里的浩然之气喷涌欲出。

沿中轴线前行，雄壮的纪念堂内，6米高的汉白玉石碑上刻有薛岳题撰的《南岳忠烈祠纪念堂碑记》，碑记的字里行间充满着对敌寇的无比仇视和对英烈的无限敬仰。

顺着纪念堂后的石阶而上，中间草坪用白色大理石片镶嵌着“民族忠烈千古”的字样，表达了人们对抗日英烈的崇高敬意。

再往上，“忠烈祠”鎏金匾额下的享堂庄严肃穆。走进堂内，瞻仰35位抗日将军的事迹碑与居中供奉的“抗日阵亡将士总神位”，肃穆之情油然而生。讲解员介绍，神位上依次是第九战区、第一战区、第三战区和第十九集团军的神位。1943年7月7日抗日战争纪念日当天，薛岳曾指着抗日阵亡将士总神位对与会者悲声说道：“抗战还在进行，牺牲在所难免。”其情悲愤难抑，其言感人肺腑！

古人云：“时穷节乃现，危难出英雄。”在那个倭寇侵袭、风雨如晦的年代，英雄辈出之日，往往也是生灵涂炭、民不聊生之时。

追昔抚今，抗战胜利业已走过80个春夏秋冬。八十年来，中华民族早已摆脱了积贫积弱的百年沉疴，完成了从站起来、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巨变，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。

忠骨葬于山林，英魂长留人间。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秉承伟大的抗战精神，在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中搏风打浪，勇毅前行，使中华民族成为世界丛林中不可撼动、令人仰止的高峰！

暮色四合时，驱车返回衡阳。其时外孙已在妻子的怀里酣然入睡。女儿在翻看相机里的照片，细究着构图的成敗得失。我驾车按导航指引向市内进发的途中，脑海里挥之不去的却是一天游历的场景。

恍然觉得，一天的游历分明就是在翻阅一部宏阔的时空画卷：大山里林林总总的唐碑宋刻见证着文明的薪火相传，云海中连绵不绝的危峰矗立参悟出天地间的浩荡亘古，而忠烈祠前嵌着锈迹斑斑弹壳的石阶，却让血脉与历史在衡山的飞瀑岚气中相融相接。

我相信，这趟始于晨雾归于星夜的旅程，已在我心中织就新的经纬：幼者感知神圣，长者触摸历史，而血脉中，必将分娩出新的朝露与夕晖。

风物咏

尝秋

康勤修

在我看来，儿时在乡村，每年一到初秋，人们口口相传的尝秋，应该始于饥饿，为了果腹。说起尝秋，最活跃的还是孩子们，归根到底，是嘴馋和饥饿使然。

儿时的记忆中，故乡的田野里，漫山遍野，到处是一望无际的农作物。勤劳善良的乡亲们种得最多的是地瓜、玉米、花生、大豆、高粱、谷子等作物。一到秋天，地里的谷子谦逊地低下了头，高粱透着一张张红扑扑的笑脸，玉米棒子上扎着粉红的丝巾，芝麻挺直了腰身开口笑着。此时，尽管田野里的各色农作物尚未完全成熟，但望着一派丰收的景象，农民伯伯乐了，孩童也露出了会心的笑。

一场秋雨过后，如果你站在田埂边上向远处张望，映入眼帘的就是那一望无际的青纱帐。玉米地里，一棵棵玉米整齐地排列生长，宛若一队队挺拔站立的士兵。在玉米秸的腰部，在那些碧绿修长的叶片间，往往生长着一个绿皮包裹的鼓囊囊的玉米棒子，上面挂着一缕紫红色或褐黄色的玉米须。如果你随手剥开一穗玉米，绿色外衣里面包裹着的是排列整齐的淡黄色玉米粒，掰下来咬一口，鲜玉米脆生生地直流汁水。一瞬间，一股原始的玉米鲜香，在唇齿间回荡。

我趁着母亲做早饭的工夫，到自留地里掰回一两穗鲜玉米，等到母亲做完饭，我便悄悄地把鲜玉米埋入灶膛里的灰烬里，用灶膛里的灰烬余热把鲜玉米烤熟。等大人们吃罢早饭下地干活去了，我再将埋在灶膛灰堆里的玉米扒拉出来吃。此时，放在灰堆里烤熟的玉米，剥掉外面烧焦的鲜玉米皮，露出里面烧熟的玉米，还冒着热气，吃起来软糯焦香，心里那个美啊，真是无法言说。

在山岭上巴掌大的地块里，那弯弯曲曲、一拢一拢的地瓜，也开始结果实了。有时放学回家，经过自家的自留地时，我往往会扒出一个鲜地瓜，一边用手搓掉上面的泥土，一边将红皮白瓤的鲜地瓜放进嘴里啃起来。鲜地瓜甜甜的、脆生生的，一股从没有过的满足感顿时涌上心头。记忆中，故乡有一种高粱俗称“老母猪勾”，它长得矮墩墩的，棵矮穗大产量高，秸秆呈枣红色，宛若甘蔗一般，如果割一根这样的甜秫秸，吃在嘴里，甜在心里！

有时，我还会从大豆地里或者花生地里拔下几墩花生或者几棵大豆，或者从豆地里捉几只胖乎乎的豆虫，逮几只山蚂蚱，生一堆火烧一烧。那些被烧焦的大豆荚，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，烤熟了的花生滋滋地冒着热气，透着诱人的清香。那些被烧熟的豆虫和蚂蚱，则成了童年我们身体发育所需蛋白质的有益补充。

犹记得，儿时在村里上小学的时候，每年秋季到了，老师们都会专门组织一堂别开生面的认识自然的“尝秋”课，老师们把学哥、学姐们从山上采摘来的山枣子分给我们这些低年级的小同学。吃山枣吐仁，学校会统一把山枣仁收起来，晒干了送去城里卖，用以补充学校的教学用具等！

据说，“尝秋”起源于古代的农耕社会，那时叫秋尝。《礼记·王制》中记载：“天子诸侯宗庙之祭，春曰祠，夏曰禘，秋曰尝，冬曰烝。”时至今日，每年立秋过后，故乡的人们还传承着从老辈流传下来的原始、朴素的秋尝习俗。我想，这大概源于人们对秋季收获的庆祝、对自然馈赠的感恩，以及人们对生活的美好期许吧。